尚書正義

尚書注疏卷第九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商書

盤庚上第九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亳殷）民咨胥怨（胥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作盤庚三篇

疏

盤庚至三篇 ●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屢遷都邑仲丁河亶甲祖乙皆有言誥歷載於篇盤庚最在其後故序揔之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今盤庚將欲遷居而治於亳之殷地民皆戀其故居不欲移徙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盤庚以言辭誥之史敘其事作盤庚三篇 傳自湯至亳殷 ▲正義曰經言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故序言盤庚五遷傳嫌一身五遷故辨之云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也上文言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并數湯為八此言盤庚五遷又并數湯為五湯一人再數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正十二也此序云盤庚將治亳殷下傳云殷亳之別名則亳即是殷都湯遷還從先王居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束晳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為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漢書項羽傳云洹水南殷墟上

今安陽西有殷束晳以殷在河北與亳異也然孔子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其本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磨滅容或爲宅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始皆作亂其字與治不類無緣誤作治字知束晳不見壁內之書妄爲說耳若洹水之南有殷墟或當餘王居之非盤庚也盤庚治於亳殷紂滅在於朝歌則盤庚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南亳地遷於洹水之南後又遷于朝歌 傳胥相至怨上 ▲正義曰釋詁云胥皆也相亦是皆義故通訓胥爲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經云民不適有居是怨上之事也仲丁祖乙亦是遷都序無民怨之言此獨有怨者盤庚祖乙之曾孫也祖乙遷都於此至今多歷年世民居已久戀舊情深前王三徙誥令則行曉喻之易故無所

此則民怨之深故序獨有此事彼各一篇而此獨三篇者謂民怨上故勸誘之難也民不欲遷而

盤庚必遷者鄭玄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
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
居湯舊都又序注云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
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湯甲宮室奢
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
都於殷皇甫謐云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
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於殷此三者之說皆言奢侈
鄭玄既言君奢又言民奢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
謂民奢言君奢者以天子宮室奢侈侵奪下民言
民奢者以豪民室宇過度逼迫貧乏皆為細民弱
劣無所容居欲遷都改制以寬之富民戀舊故違
上意不欲遷也案檢孔傳無奢侈之語惟下篇云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傳云水泉沉溺故
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為之極孔意蓋以地
勢洿下又久居水變水泉瀉鹵不可行化故欲遷
都不必為奢侈也此以君名名篇必是為君時事而

者生以爲亡一篇耳盤庚爲目

盤庚盤庚殷王名殷

時事何得專輙謬妄也 殷質以名篇

疏盤庚 ●正義曰此三篇皆以民不樂遷開解民意告以不遷之害遷都之善也中上二篇未遷時事下篇既遷後事上篇人皆怨上初啓民心故其辭尤切中篇民以少悟故其辭稍緩下篇民既從遷故辭復益緩哀十一年左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誥則此篇皆誥辭也題篇不曰盤庚誥者王肅云取其徙而立功故但以盤庚名篇然仲丁祖乙河亶甲等皆以王名名篇則是史意異耳未必見他義 傳殷質以名篇 ▲正義曰周書謚法成王時作故桓六年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殷時質未諱君名故以王名名篇也上仲丁祖乙亦是王名於此始作傳者以上篇經亡此經稱盤庚故就此解之史記殷本紀云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此序違非也鄭玄

盤庚 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篇次乙故繼之于上累之祖乙爲湯玄孫七世也加祖乙復其祖父適盤庚故十世本紀云祖乙崩子祖辛立崩子開甲立崩弟祖丁立崩開甲之子南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盤庚立是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盤庚故爲曾孫

盤庚遷于殷 亳之別名 民不適有居 適之也不欲之殷有邑居 率籲衆慼出矢言 籲和也率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 我王祖乙也言祖乙已居於此 重我民無盡劉 劉殺也所以遷此重我民無以盡殺故 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言民不能相匡以生則當卜考於龜以徙其如我所行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先王有所服行敬謹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今不承古而徙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天將絕命尚無知之況能從先王之業乎若顛木之有由櫱言今往遷都更求昌盛如顛仆之木有用生櫱哉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言天其長我命於此新邑不可不徙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言我徙欲如此

疏 盤庚至四方 ○正義曰盤庚欲遷於

遷殷地其民不欲適彼殷地別有邑居莫不憂
愁相與怨上盤庚率領和諧其眾憂之人出正直
之言以曉告曰我先王初居此者從舊都來於是
宅於此地所以遷於此者為重我民無欲盡殺故
先王以久居墊隘不遷則死見下民不能相匡正
以生故謀而來徙以從為善未敢專決又考卜於
龜以從既獲吉兆乃曰其如我所行欲從之吉先
王成湯以來凡有所服行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
安可徙則徙不常其邑於今五邦矣今若不承於
古徙以避害則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矣天將絕
命尚不能知況曰其能從先王之基業乎今我往
遷都更求昌盛若顛仆之木有用生蘖哉人
盛猶木死生蘖哉我今遷向新都上天其必[illegible]我[illegible]
之王命於此新邑繼復先王之大業致行其道以安
四方之人我徙欲如此耳汝等何以不願徙乎前云
不從以避害則天將絕汝命謂絕其民之命明亦

從我先王之命復云若遷往新都天其長我殷之王命哉亦長我民之命互文也 傳亳之別名 正義曰此序先亳後殷亳是大名殷是亳內之別名鄭玄云商家自從此而號曰殷鄭以此前未有殷名也中篇云殷降大虐將遷於殷先正其號明知於此號爲殷也雖兼號爲殷而商名不改或稱商或稱殷又有兼稱殷商商頌云商邑翼翼撻彼殷武是單稱之也又大雅云殷商之旅咨汝殷商是兼稱之也亳是殷地大名故殷社謂之亳社其亳鄭玄以爲偃師皇甫謐以爲梁國穀熟縣或云濟陰亳縣說旣不同未知誰是 傳適之至邑居 正義曰釋詁云適之往也俱訓爲往故適得爲之 不欲往彼殷地別有新邑居也 傳籲和至之言 正義曰籲即裕也是寬意故爲和也憂則不和戚訓憂也故籲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詩云其直如矢故以矢言爲正直之言 傳我王至於此 正義曰孔

以祖乙圮於相地遷都於耿今盤庚自耿遷于殷

以我王爲祖乙此謂耿也　傳劉殺至殺故　▲正義曰劉殺釋詁文水泉鹹鹵不可行化王化不行殺民之道先王所以去彼遷此者重我民無欲盡殺故也　傳言民至所行　▲正義曰不從所以不能相匡以生者謂水泉沈溺人民困苦不能從教相匡正以生又考卜於龜以徙周禮太卜大遷則貞龜是遷必卜也　傳先王至輒遷　▲正義曰下云于今五邦自湯以來數之則此言先王摠謂成湯至祖乙也先王有所服行謂行有典法言能敬順天命即是有所服行也盤庚言先王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況我不能敬順天命不遷民必死矣故不可不遷也　傳湯遷至耿都　正義曰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我往居亳爲五邦鄭王皆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計湯既遷亳始建王業此言先王遷都不得遠數

居亳前充此數也　傳言今至哉　▲正義曰釋詁云枿餘也李巡曰枿槁木之餘也郭璞云晉衛之間曰枿是言木死顛仆其根更生蘖哉此都毀壞若枯死之木若棄去毀壞之邑更得昌盛猶顛仆枯死之木用生蘖哉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斆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之命用常故事正其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言無有敢伏絕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戒朝臣

疏盤庚至攸箴●正義曰前既略言遷意今復並戒臣民盤庚先教於民云汝等當用汝在位之命用舊常故事正其法度欲令民從其臣言也民從上命即是常事法度也●又戒臣曰汝等無有敢伏絕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　傳斆教至朝臣　▲正義曰文王世子云小樂正斆干大胥贊之籥師斆戈籥師

丞欝之彼並是教舞干戈知數爲教也小民等患
水泉沈溺欲箴規上而徙汝臣下勿抑塞伏絕之
鄭玄云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於
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勑以無伏之 王命衆
悉至于庭 衆群臣以下 疏 衆羣臣以下 正義曰
以下 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
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
曰詢立君是國將大遷必詢及於萬民故知衆悉
至王庭是羣臣以下謂及下民也民不欲徙
由臣不助王勸民故臣下多是責臣之辭 王若
曰格汝衆予告汝訓 告汝以法教 汝猷黜乃心無
傲從康 謀退汝違上之心無傲慢從心所安 古我先王亦惟圖
任舊人共政 先王謀任久老成人共治其政 疏 傳先王 正義曰此篇所言先王

王其文無旨斥皆謂成湯以來諸賢王也下言神后高后者指謂湯耳下篇言古我先王適于山昔乃謂遷都之王仲丁祖乙之等也此言先王謂先世賢王此既言先王下句王播告之王亦丕欽蒙上之先王不言先省文也

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布告人以所修之政不匿其指

疏 傳王布至其指▲正義曰上句言先王用舊人共政下云王播告之修當謂告臣耳傳言布告人者以下云民用丕變是必告臣亦又告民

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王用大敬其政教無有逸豫之言民用大變從化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聒聒無知之貌起信險偽膚受之言不知汝所訟言何謂

疏 傳聒聒至何謂▲正義曰鄭玄云聒讀如

聒聒之聒聒聒難告之貌王肅云聒聒善自用之意也此傳以聒聒為無知之貌以聒聒是多言亂人之意也起信險膚者言發起所行專信此險偽膚受淺近之言信此浮言妄有爭訟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言無理也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我之欲徙非廢此德汝不從我命所含惡德但不畏懼我耳我視汝情如視火

疏非予至觀火▲正義曰言先王勤其教民用大變我命教汝汝不肯徙非我自廢此丕欽之德惟汝之所含德甚惡不畏懼我一人故耳汝含藏此意謂我不知我見汝情觀火言見之分明如視火也

予亦拙謀作乃逸逸過也我不威脅汝徙是我拙謀成汝過

疏傳逸過至汝過▲正義曰逸過釋言文我若以威加汝汝必不敢不遷則

無違上之過也我不威脅汝徙乃是我亦拙謀作成汝過也恨民以恩導之而不從己也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紊亂也穡耕稼也下之順上當如網在綱各有條理而不亂也農勤穡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

疏傳紊亂至有福▲正義曰紊是絲亂故為亂也稼穡相對則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穡是秋收之名得為耕穫總稱故云穡耕稼下承上則有福福謂祿賞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汝羣臣能退汝違上之心施實德於民至于婚姻僚友則我大乃敢言汝有積德之臣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

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戎大昏強越於也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如怠惰之農苟自安逸不強作勞於田畝則黍稷無所有

疏 傳戎大至所有 ▲正義曰戎大昏強越於皆釋詁文孫炎曰昏夙夜之強也書曰不昏作勞引此解彼是亦讀此爲昏也鄭玄讀昏爲暋訓爲勉也與孔不同傳云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其意言不徙則有毒毒謂禍患也遠近謂賒促言害至有早晚也不強於作勞則黍稷無所獲以喻不遷於新邑則福祿無所有也此經惰農弗昏無黍稷對上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但其文有詳略耳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 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是自生毒害

疏 傳責公至毒害 ▲正義曰此篇上下皆言民此獨云百姓則知百姓是百官也言百姓既是百官

和吉言皆又在百官之上知此經是責公卿不能和喻告言於百官使之樂遷也不和百官必將遇禍是公卿自生毒害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言以不相率其從是爲敗禍姦宄以自災之道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羣臣不欲從是先惡於民恫痛也不從則禍毒在汝身徒奉持所痛而悔之則於身無所及疏傳羣臣至所及▲正義曰羣臣是民之師長當倡民爲善羣臣亦不欲從是乃先惡於民也恫痛釋言文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言憸利小民尚相顧於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況我制汝人生之命而汝不相教從我是不若小民汝曷

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曷何也責其不以情告上而相恐動以浮言不徙恐汝沈溺於衆有禍害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火炎不可嚮近尚可撲滅浮言不可信用尚可刑戮絕之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我刑戮汝非我咎也靖謀也是汝自爲非謀所致

疏相時至有咎●正義曰又責大臣不相教遷徙是不如小民我視彼憸利小民猶尚相顧於箴規之言恐其發舉有過口之患故以言相規患之小者尚知畏避況我爲天子制汝短長之命威恩甚大汝不相教從我乃是汝不如小民汝若不欲徙何不以情告我而輒相恐動以浮華之言乃語民云國不可徙我恐汝自取沈溺於衆人而身被刑

戮之禍害此浮言流行言似火之燎於原野炎熾
不可嚮近其猶可撲之使滅以喻浮言不可止息
尚可刑戮使絕也若以刑戮加汝則是汝自為
非謀所致此耳非我有咎過也 傳曷何至禍信
正義曰曷何同音故曷為何也顏氏云汝以浮言
恐動不徙更是無益我恐汝自取沈溺於衆人不
免禍害也 傳我刑至所致 正義曰我刑戮汝
汝自招之非我咎也靖謀釋詁文告民不徙者非
善謀也由此而被刑戮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
是汝自為非謀所致也
器非求舊惟新遲任古賢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徙是不貴舊古我
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
罰言古之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法之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世選爾

勞予不掩爾善 選數也言我世世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所以不掩汝善

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善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

【疏】遲任至非德

●正義曰可遷即遷是先王之舊法古之賢人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欲徙是不貴舊反遲任也 ●古者我之先王及汝祖汝父相與同逸豫同勤勞汝爲人子孫宜法父祖當與我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 ●自先王以至於我世世數汝功勞我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也以此故我大享祭於先王汝祖其從我先王與在

宗廟而歆享之是我不掩汝善也汝有善自作福
汝有惡自作災我亦不敢動用非德之賞妄賞汝
各從汝善惡而報之耳其意告臣言從上必有賞
違我必有罰也 傳遲任至貴舊 ▲正義曰其人
既沒其言立於後世知是古賢人也鄭玄云古之
賢史王肅云古老成人皆謂賢也 傳選數至於
汝 ▲正義曰釋詁云算數也舍人曰釋數之曰算
選即算也故訓選為數言世世數汝功勞是從先王至己
常行此事故云是我忠於汝也言已之忠責臣之
不忠也 傳古者至汝善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
祭祀之名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此大享
於先王謂天子祭宗廟也傳解天子祭宗廟得有臣
祖與享之意言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故臣
之先祖得與享之也古者孔氏據已而道前世也
此殷時已然矣大享烝嘗者烝嘗是秋冬祭名謂
之大享者以事各有對若烝嘗對禘祫則禘祫為

大祫嘗為小若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為大礿祠為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烝嘗為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礿祠為小也知烝嘗有功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是也嘗是烝之類而傳以嘗配之魯頌曰秋而載嘗是也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外祭則郊社是也然彼以祫為大嘗知此不以烝嘗時為禘祫而直據時祭者以殷祫於三時非獨烝嘗也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則禘祫可知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近代已來惟禘祫乃祭功臣配食時祭不及之也近代已來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毀時祭不祭毀廟其君尚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禘祫則毀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王制云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此王制之文夏殷之制天子春礿時祭其夏秋冬既

為祫又爲時祭諸侯亦春爲時祭夏惟作祫不作時祭秋冬先作時祭而後祫周則春曰祠夏曰礿三年一祫在秋五年一禘在夏故公羊傳云五年再殷祭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是鄭氏之義未知孔意如何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告汝行事之難當如射之有所準志必中所志乃善

疏 予告至有志 ●正義曰既言作福作災由人行有善惡故復教目行善我告汝於行事之難猶如射之有所準志志之所主欲得中也必中所志乃爲善耳以喻人將有行豫思念之行得其道爲善耳其意言遷都是善道當念從我言也 傳告汝至乃善 正義曰此傳惟順經文不言喻意鄭玄云我告汝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爲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心度之可施於彼然後出之

汝無侮老成

人無弱孤有幼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不從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疏傳不用至易之▲正義曰老謂見其年老謂其無所復知弱謂見其幼弱謂其未有所識鄭云老弱皆輕忽之意也老成人之言云可從不用其言是侮老之也不從則水泉鹹鹵孤幼受害不念其害則是卑弱輕易之也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盤庚勑臣下各思長於其居勉盡心出力聽從遷徙之謀疏傳盤庚至之謀▲正義曰於時羣臣難毀其居宅惟見目前之利不思長久之計其臣非一共爲此心盤庚勑臣下各思長久於其君處勉強盡心出力聽從我遷徙之謀自此以下皆是也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言遠近待之如一罪以懲之使

勿犯伐去其死道德以

疏 無有至厥善 ○正義曰明之使勸慕競爲善 此即遷徙之謀也言我至新都撫養在下無有遠之與近必賞待之如一用刑殺之罪伐去其死道用照察之德彰明其行善有過罪以懲之使民不犯非法死刑不用是伐去其死道伐若伐樹然言止而不復行用也有善者人主以照察之德加賞祿以明之使競慕爲善是彰其善也此二句相對上言用罪伐厥死下宜言用賞彰厥生不然者上言用刑下言賞善死是刑之重者舉重故言死有善乃可賞故言彰厥善行賞是德故以德言賞人生是常無善亦生不得言彰厥生故文互

邦之臧惟汝衆 有善則衆臣之功 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佚失也是己失政之罰罪己之義 凡爾衆其惟致告 致我誠告汝衆 自

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奉其職事正齊其位以法度居汝口勿浮言【疏】度乃口▲正義曰度法度也故傳言以法度居汝口也罰及爾身弗可悔不從我謀罰及汝身雖悔可及乎

盤庚中第十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為此南渡河之法用民徙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話善言民不循教發善言大告用誠於衆咸造勿褻在王庭造至也衆皆至王庭無褻慢盤庚乃登進厥民升進命使前【疏】盤庚至厥民正義曰盤庚

於時見都河北欲遷向河南作惟南渡河之法欲用民徙乃出善言以告曉民之不從教者大爲教哲用誠心於其所有之衆人於時衆人皆至無有褻慢之人盡在於王庭盤庚乃升進其民延之使前而教告之史敘其事以爲盤庚發誥之目 傳爲此至民從 ▲正義曰鄭玄云作渡河之具王肅云爲此思南渡河之事此傳言南渡河之法皆謂造舟船渡河之具是濟水先後之次思其事而爲之法也 傳話善至於衆 ▲正義曰釋詁云話言也孫炎曰話善人之言也王若民不從教必發善言告之故以話爲善言 鄭玄詩箋亦云話善言也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荒廢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 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 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

天時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浮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疏傳民亦至天時▲正義曰以君承安民而憂之故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使君令必行責時羣臣不憂行君令也舟船浮水而行故以浮爲行也行天時也順時布政若月令之爲也殷降大虐。先王不懷我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疏傳我殷至行徙▲正義曰遷都者止爲邑居墊隘水泉鹹鹵非爲避天災也此傳以虐爲災懷爲思言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者以天時人事終是相將邑居不可行化必將天降之災上云不能相匡以生。罔知天之斷命即是天降災也厥攸作視民利用遷其所爲視民有利則用徙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古君先王之聞謂遷事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承汝使汝徙惟與汝共喜安非謂汝有惡徙汝今比近於殃罰【疏】承汝至于罰●正義曰先王為政惟民之承今我亦法先王故承安汝使汝徙惟歡喜安樂皆與汝共之非謂汝有咎惡而徙汝令比近於殃罰也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言我順和懷此新邑欲利汝衆故大從其志而徙之【疏】予若至厥志●正義曰盤庚言我順於道理和協汝衆歸懷此新邑者非直為我王家亦惟利汝衆故為此大從我本志而遷徙不有疑也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試用汝不憂朕心之攸

困所困不順上命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汝皆大不布腹心敬念以誠感動我是汝不盡忠爾惟自鞠自苦鞠窮也言汝爲臣不忠自取窮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言不徒之害如舟在水中流不渡臭敗其所載物

疏臭厥載○正義曰臭是氣之別名古者香氣穢氣皆名爲臭易云其臭如蘭謂香氣爲臭也晉語云惠公改葬申生臭徹於外謂穢氣爲臭也下文覆述此意云無起穢以自臭則此臭謂穢氣也肉敗則臭故以臭爲敗船不渡水則敗其所載物也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忠誠不屬逮古苟不欲徙相與沈溺不考之先王禍至自怒何瘳差乎

爾忱至昬瘳 ●正義曰盤庚責其臣民汝等不用徙者由汝忠誠不能屬逮於古賢苟不欲徙惟相與沈溺於衆不欲徙之言不其有考驗於先王愚徙之事汝既不考於古及其禍至乃自忿恚何所瘳差也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汝不謀長久之計思汝不徙之災苟不欲徙是大勸憂之道

疏 汝誕勸憂 ●正義曰凡人以善自勸則善事多若以憂自勸則憂來衆今不徙則憂來衆是自勸勸以憂愁之道

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言不徙無後計汝何得久生在人上禍將及汝

疏 今其至在上 ●正義曰顧氏云責羣臣汝今日其且有今目前之小利無後日久長之計思禍將至汝何得久生在民上也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

我

心命汝汝違　今予至自臭●正義曰今我命汝
我是自臭敗【疏】是我之一心也汝當從我無得起
爲穢惡以自臭敗汝違
我命是起穢以自臭也

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言汝既不欲從又爲【疏】恐人至乃心●正義曰言
他人所誤倚曲迂僻　汝心既不欲從旁人或更
誤汝我又恐他人倚曲汝身迂僻汝心使汝益不
用從也　傳言汝至迂僻▲正義曰人心不能自
決則好用非理之謀言汝既不欲遷從又爲他人
所誤盤庚疑其被誤故言此也以物倚物者必曲
故倚爲曲也迂是迴也
迴行必僻故迂爲僻也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

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迓迎也言我從欲迎
續汝命于天豈以威
脅汝乎用奉【疏】傳迓迎至汝衆▲正義曰迓迎釋
畜養汝衆　詁文不遷必將死矣天欲遷以延

命天意向汝我欲迎之天斷汝命我欲續之我今
從者欲迎續汝命於天豈以威脅汝乎遷都惟用
奉養汝衆
臣民耳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言我亦法湯大能進勞汝以義懷汝心而汝違我是汝反先人

疏 予念至爾然 ●正義曰我念我先世神后之君成湯愛勞汝之先人故我大能進用汝與汝爵位用以道義懷安汝心耳然汝乃違我命是汝反先人也

傳言我至先人 正義曰易稱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殷之先世神明之君惟有湯耳故知神后謂湯也下高后先后與此神后一也神者言其通聖高者言其德尊此神后言先於高后略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后又略而不言高從上省文也勞爾先謂愛之也勞者勤也顯其勤勞而慰勞之勞亦犯之義故論語云

愛之能勿勞乎是勞爲愛也追言湯勞汝先則此所責之臣其祖於成湯之世已在朝廷世仕王朝而不用己命故責之深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於此而不徙湯必大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爲虐我民而不徙乎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不進進謀同心徙

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幼孫盤庚自謂比同心

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湯有明德在天見汝情下罰汝汝無能道言無辭

疏失于至能迪●正義曰盤庚以民不願還言神將罪

從欲懼之使從已也我所以必須從者我今失於
政教陳久於此民將有害高德之君成湯必忿我
不從天乃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爲殘虐我民而不
從乎我既欲從而汝與萬民乃不進進與我一人
謀計同心則我先君成湯大下與汝罪疾曰何故
不與我幼孫盤庚有相親比同心從乎汝不與我
同心故湯有明德從上見汝之情其下罪罰於汝
汝實有罪無能道言無辭以自解說也　傳崇
重至從乎　▲正義曰崇重釋詁文又云塵久也孫
炎曰陳居之久久則生塵矣古者塵陳同也故陳
爲久之義　傳不進至心從　▲正義曰物之生長
則必漸進故以生生爲進進王肅亦然進進是同
心願樂之意也此實責羣臣而言汝萬民者民心
亦然因博及之　傳湯有至無辭　▲正義曰訓爽
爲明言其自下故稱明德詩稱三后
在天先者精神在天故云同心見汝

古我先后

既勞乃祖乃父勞之共治人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徙是反父祖之行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汝父祖必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

疏古我至乃死●正義曰又責羣臣古我先君成湯既愛勞汝祖汝父與之共治民矣汝今共為我養民之官是我於汝與先君同也而汝有殘虐民之心非我令汝如此則在汝心自為此惡是汝反祖父之行雖汝祖父亦不祐汝我先君安汝祖汝父之忠汝祖汝父忠於先君必忿汝違我乃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言汝違我命致汝祖父亦忿見湯罪汝不救汝死也　傳勞之

至治人◆正義曰下句責臣之身去汝共作我畜
民明先后勞其祖父是勞之共治民也　傳我殘
至之行◆正義曰春秋宣十八年邾人戕鄫子左
傳云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戕為殘害之義
故為殘也先后愛勞汝祖汝父與共治民汝祖父
必有愛人之心作謂為也汝今共為我養民之官
而有殘民之心而不用徒以避害是汝反祖父之
行盤庚距湯年世多矣臣父不及湯世而云父者
與祖俱言之耳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亂治也此
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父祖不
念盡忠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乃祖先父丕乃
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言汝父祖見汝貪而不忠
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於
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迪高后丕乃崇降

弗祥 言汝父祖開道湯大重下不善以罰汝陳忠孝之義以督之 【疏】茲予至弗祥 ●正義曰又責臣云汝祖父非徒不救汝死乃更請與汝罪於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其父祖其位與父祖同心與父祖異不念忠誠但念貝汝貝玉而已言其貪而不忠也●汝先祖先父以汝如此大乃告我高后曰為大刑於我子孫以此言開道我高后故我高后大乃下不善之殃以罰汝成湯與汝祖父皆欲罪汝汝何以不從我徙乎 傳亂治至其貪 ▲正義曰亂治釋詁文舍人曰亂義之治也孫炎曰亂治之理也大臣理國之政此者所責之人故言於此我有治政之臣言其同位於父祖責其位同而心異也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為貨如今之用錢然漢書食貨志具有其事貝是行用之貨也貝玉是物之最貴者責其貪財故舉二物以言之當時之臣不念盡忠於君但念貝

貝玉而已言其貪也 傳言汝至之罪 ▲正義曰此上句言拔成湯罪此諸臣其祖父不救子孫之死此句言臣之祖父請成湯討其子孫以不從已故責之益深先祖請討非盤庚所知原神之意而爲之辭以懼其子孫耳 傳言汝至督之 ▲正義曰訓迪爲道言汝父祖開道湯也不從君爲不忠違父祖爲不孝父祖開道湯下罰欲使從君順祖盡忠孝之義以督勵之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 凡所言皆不易之事 永敬大恤無胥絕遠 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與絕遠棄廢之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羣臣當分明相與謀念和以相從各設中正於汝心 乃有不吉不迪 不善不道爲凶人 顛越不恭暫遇姦宄 顛隕越墜

也不恭不奉上命暫遇人而刼奪之爲姦於外爲宄於內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劓割育長也言不吉之人當劓絕滅之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自今已往進進於善我用以汝徙長立汝家卿大夫稱家

疏嗚呼至乃家 正義曰盤庚以言事將畢欲戒使入之故嗚呼而歎之今我告汝皆不易之事言其難也事既不易當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絕遠棄廢之必須存心奉行汝羣臣臣分輩相與計謀念和協以相從各設中正于汝心勿爲殘害之事汝羣臣若有不善不道隕墜禮法不恭上命暫逢遇人即爲姦宄而刼奪之我乃割絕滅之無有遺餘生長所以然者欲無使易其種類於此新

邑故耳自今以往哉汝當進進於善今我將用以
汝遷長立汝家使汝在位傳諸子孫勿得違我言
也 傳不易至之事 正義曰此易讀爲難易之
易不易言其難也王肅云告汝以命之不易亦以
不易爲難鄭玄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
之謂盤庚自道已言必不改易與孔異 傳顛隕
至於內 正義曰釋詁云隕落也隕墜也顛越也是
從上倒下之言故以顛爲隕越謂遺落爲隕墜者傳僖九
年齊桓公云恐隕越於下文十八年宋克云弗敢
失墜隕越是遺落廢失之意故以隕墜不恭爲不
奉上命也暫遇人而劫奪之謂逢人即劫爲之無
已成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外爲姦在內爲宄是劫
奪之事故以劫奪解其姦宄也 傳劓割至新邑
正義曰五刑截鼻爲劓故劓爲割也育長釋詁文
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謂早殺其人
不使生子孫有此惡類也易種者即今俗語云

相漸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爲惡故絕其惡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也滅去惡種乃是常法而言于此新邑者言己若至新都當整齊使絜清　傳自今至稱家　▲正義曰長立汝家謂賜之以族使子孫不絕左傳所謂諸侯命氏是也王朝大夫天子亦命之氏故云立汝家也

盤庚下第十一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定其所居正郊廟朝社之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安於有衆戒無戲怠勉立大教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布心腹言輸誠於百官以告志罔罪爾衆

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羣臣前有此過故禁其後今我不罪汝汝勿共怒我合比凶人而妄言

疏盤庚至一人●正義曰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朝社之位又屬民而衆之安慰於其所有之衆曰汝等自今以後無得遊戲怠惰勉力立行教命今我其布心腹腎腸輸寫誠信歷徧告汝百姓於我心志者欲遷之日民皆共怒盤庚盤庚恐其怖懼故開解之今我無復罪汝衆人我既不罪汝汝無得如前共爲忿怒協比讒言毀惡我一人恕其前愆與之更始也

傳定其至之位▲正義曰訓攸爲所定其所居總謂都城之內官府萬民之居處也鄭玄云徙主於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如鄭之意與其厥攸居者止謂定民之居豈先令民居使足待其餘地之處然後建王宮乎若留地以擬王宮即是

先王居不得爲先定民矣孔惟言定其所居知是官民之居止定之也禮郊在國外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正厥位謂正此郊廟朝社之位也傳安於至大教 ▲正義曰鄭玄云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王肅云勉立大教建性命致之五福又案下句爾無共怒予一人是恐其不從已命此句宜言我有教命汝當勉力立之鄭說如孔旨也

傳布心至告志 ▲正義曰此論心所欲言腹内之事耳以心爲五藏之主腹爲六腑之揔腸在腹内腎在心下舉腎腸以配腹心詩曰公侯腹心宣十二年左傳云敢布腹心是腹心足以表内腎腸配言之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 言以遷徙多大前人之功美 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徙必依山之險無城郭之勞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國 今

水泉沈溺故
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蕩析離居無
安定之極徙
以爲之極
【疏】古我至定極 ●正義曰言古者我
之先王將欲多大於前人之功是
故徙都而適于山險之處因下去我凶惡之德立
善功於我新國●但從來已久水泉沈溺今我在此
之民用播蕩分析離其居宅無有安定之極我今
徙而使之得其中也說其遷都之意亦欲多大前
人之功定民極也 傳言以至功美▲正義曰古
我先王謂遷都者前人謂未遷者前人只居舊邑
民不能相匡以生則是居無功矣盤庚言先王以
此遷徙故多大前人之功美故我今遷亦欲多前
功矣 傳徙必至我國▲正義曰先王至此五邦
不能盡知其地所都皆近山故摠稱適于山也易
坎卦彖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徙必依山之險欲
使下民無城郭之勞雖則近山不可全無城郭言

其所守易耳徙必近山則舊處新居皆有山矣而云適于山者言其徙必依山不適平地不謂舊處無山故徙就山也水泉鹹鹵民居墊隘時君不為之徙即是凶惡之德其徙者是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遷之國也言下者凶德在身下而墜去之 傳水泉至之極 ▲正義曰民居積世穿掘處多則水泉盈溢令人沈深而陷溺其處不可安居播蕩分析離其居宅無安定之極極訓中也詩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言民賴后稷之功莫爾謂不得其中今為民失中故徙以為之中也

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言皆不明己本心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以徙故天將復湯德治理於我家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言我當與厚敬

之臣奉承民命用長居新邑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

沖童童人謙也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於衆至用其善

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宏賁皆大也君臣用謀不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

疏「爾謂」至「茲賁」○正義曰言我從以為民立中汝等不明我心乃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為此遷●我以此遷之故上天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治理於我家●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是長居於此新邑以此須遷之●故我童蒙之人非敢廢其詢謀謀於衆人衆謀不同至用其善者言善謀者皆欲遷都也●又決之於龜卜而得吉我與汝羣臣各非敢違卜用是必遷光大此遷都之大業我從本意如此耳

傳「以從」至「我家」▲正義曰民害不從違失湯德以從之故天必祐我將使復浼湯德令得治理於我家言由從故天福之也

傳沖童至共善 ▲正義曰沖童聲相近皆是幼小之名自稱童人言已幼小無知故爲謙也弔至靈善皆釋詁文禮將有大事必謀於衆謀衆乃是常理故言非廢謂動謀於衆言已不自專也衆謀必有異見故至極用其善者 傳宏賁至大業正義曰宏賁皆大也釋詁文樊光曰周禮云其聲大而宏詩云有賁其首是宏賁皆爲大之義也各者非人之辭故爲君臣用謀不敢違卜詩箋云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卜筮言非敢違卜是旣謀及於衆又決於著龜也用大此遷都大謂立嘉績以大之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國伯二伯及州牧也衆長公卿也言當庶幾相隱括共爲善政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簡大相助也勉大助汝念敬我衆民

朕不肩

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肩任也我不任貪貨之人敢奉用進進於善者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者則我式序而勑之

疏 嗚呼至敘欽●正義曰言選事已訖故歎而勑之嗚呼國之長伯及衆官之長與百執事之人庶幾皆相與隱括共爲善政哉我其勉力大助汝等爲善汝當思念愛敬我之衆民我不任用好貨之人有人求致財用進進於善見窮困之人令能謀此窮困之人安居者我乃次序而勑用之 傳國伯至善政 正義曰邦伯邦國之伯諸侯師長故爲東西二伯及九州之牧也鄭玄注禮記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此殷時而言牧者此乃鄭之所約孔意不然故摠稱牧也師訓爲衆衆長衆官之長故爲三公六卿也其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有職事之官皆是也此摠勑衆臣故二伯已下及執事

之人皆戒之也釋言云庶幾尚也反覆相訓故尚
爲庶幾庶幸也幾冀也隱謂隱審也幸冀相與隱
審檢括共爲善事欲其同心共爲善事也隱括必是
舊語不知本出何書何休公羊序云隱括使就繩
墨焉　傳簡大至衆民　正義曰簡大釋詁文又
云相助慮也俱訓爲慮是相得爲助也盤庚欲使
羣臣同心爲善欲勉力大佐助之使皆念敬我衆
民也　傳肩任至敬之　正義曰釋詁云肩勝也
舍人曰肩強之勝也強能勝重是堪任之義故爲
任也我今不委任貪貨之人以恭爲奉人有向善
而心不決志故美其人能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者
言其人好善不倦也鞠訓爲窮鞠人謂窮困之人
謀人之保居謂謀此窮人之安居若見人之窮困
能謀安其居愛人而樂安存之者則我式序而敬
之詩云式序在位言其用次序在官位也　鄭王皆
以鞠爲養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貴

之與孔不同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已進告汝之後順於汝心與否當以情告我無敢有不敬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無總貨寶以求位當進進皆自用功德式敷民德永肩一心用布示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

疏今我至一心

正義曰今我既進而告汝於我心志矣其我所告順合於汝心以否當以情告我無得有不敬者汝等無得揔於貨寶以求官位當進進自用功德不當用富也用此布示於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不得懷二意以遷都既定故殷勤以戒之

說命上第十二

高宗夢得說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說

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外野得之於傅巖之谿

作說命三篇命說爲相使攝政

疏 高宗至三篇 ●正義曰殷之賢王有高宗者夢得賢相其名曰說●羣臣百官之內既無其人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野外得之于傅氏之巖遂命以爲相史敘其事作說命三篇

傳盤庚至曰說 ▲正義曰世本云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是武丁爲盤庚弟小乙子也喪服四制云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是德高可尊故號高宗也經云爰立作相王呼之曰說知其名曰說

傳使百官至之谿 ▲正

義曰以工爲官見其求者衆多致擾百官言之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於外野皇甫謐云使百工寫其形象則謂工爲工巧之人與孔異也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李巡曰水出於山入於川曰谿然則谿是水流之處巖是山崖之名序稱得諸傅巖傳云得之於傅巖之谿以巖是總名故序言之耳

傳命說至攝政 ▲正義曰經稱爰立作相是命說爲相也惟說命總百官是使攝政也

說命

始求得而命之

疏說命 ●正義曰此三篇上篇言夢說始求得而命之中篇說既總百官戒王爲政下篇主欲師說而學說報王爲學之有益王又厲說以伊尹之功相對以成章史分序以爲三篇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

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

疏王宅憂亮陰三祀 ●正義曰言王居父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已三年矣三年不言自是常事史錄此句於首

謂既免喪事可以言而猶不言故述此以發端也 傳陰默至不言 ▲正義曰陰者幽闇之義默亦闇義故爲默也易稱君子之道或默或語則默者不言之謂也無逸傳云乃有信默三年不言有此信默則信謂信任冢宰也 既免喪其惟弗言除喪猶不言政 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知事則爲明智明智則能制作法則 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天下待令百官仰法 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稟受令令亦命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用臣下怪之故作誥類善也我

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言

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夢天與我輔弼良佐將代我言政教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於民間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形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肖似似所夢之形

傳傅氏至之形▲正義曰傳以傅為氏此巖以傅為名明巖傍有姓傅之民故云傅氏之巖也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傳言虞虢之界必有所案據而言之也史記殷本紀云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晉灼漢書音義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謂於時築傅險則以杵築地傅說賢人必身不

犯罪而言其說為胥靡當是時代胥靡也傳云遭
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
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或亦有成文也
殷本紀又云武丁得說舉以為相遂以傅險姓
之號曰傅說鄭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
為氏案序直言夢得說不言傅或如馬鄭之言
如高宗始命為傅氏不知舊何氏也皇甫謐云
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之而來且云我
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
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懽說也天下當有傅
我而說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
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
褐帶索執役于虞虢之閒傅巖之野名說以其
得之傅巖謂之傅說案謐言初夢即云姓傅名
說又言得之傅巖謂之傅說其言自不相副蓋
推見此書傅會為近世之語其言非實事也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於是禮命立以爲相使在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言當納諫誨直辭以輔我德若金用汝作礪鐵須礪以成利器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渡大水待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霖三日雨霖以救旱

疏傳霖三日雨▲正義曰隱九年左傳云凡雨自三日已往爲霖

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

疏啓乃至弗瘳●正義曰當開汝心所有以灌沃我心欲令以彼所見教己未知故也其沃我心須切至若服藥不使人瞑眩憒亂則其疾不得瘳愈言藥毒乃得除病言切

乃得去惑也 傳開汝至自警 正義曰瞑眩者令人憤悶之意也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間或謂之瞑或謂之眩郭璞曰瞑眩亦通語也然則藥之攻病先使人瞑眩憤亂病乃得瘳傳言瞑眩極者言悶極藥乃行也楚語稱衛武公作懿以自警懿即大雅抑詩也彼言出於傳說掾王以爲自警也

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跣必視地足乃無害言欲使爲己視聽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 與汝並官皆當倡率無不同心以匡正汝君

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言匡正汝君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蹤以安天下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敬我是命修其職使有終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

諫則聖言木以繩直君以諫明后克聖臣不命其承君能受諫則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諫之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言王如此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而諫者乎

說命中第十三

惟說命總百官在冢宰之任

疏惟說命總百官正義曰惟此傅說受王命總百官之職謂在冢宰之任也說以官高任重乃進言於王故史特標此句為發言之端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

疏傳天有至

設都▲正義曰晉語云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皆言人君法天以設官順天以致治也天有日月照臨晝夜猶王官之伯率領諸侯也北斗環繞北極猶卿士之周衛天子也五星行於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於四方猶諸侯爲天子守土也天象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天道以立國設都也立國謂立王國及邦國設都謂設帝都及諸侯國都揔言建國立家之事

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言立君臣上下將陳爲治之本故先舉其始

疏 樹后至師長●正義曰此又揔言設官分職之事也樹立也后王謂天子也君公謂諸侯也承者奉上之名后主君公人主也大夫師長人臣也臣當奉行君命故以承言之周禮立官多以師爲名師者衆所法亦是長之義也大夫已下分職不同每官

各有其長故以師長言之三公則君公之內包之卿則大夫之文兼之師長之言亦通有士將陳為治之本故先舉其始略言設官故辭不詳備為治之本惟天聰明已下皆是也

不惟逸豫

惟以亂民

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使治民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以立教臣敬順而奉之民以從上為治

疏 傳憲法至為治▲正義曰憲法釋詁文人之聞見在於耳目天無形體假人事以言之聰謂無所不聞明謂無所不見惟聖人於是法天言聖王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雖復運有推移道有升降其所施為未嘗不法天也臣敬順而奉之奉即上文承也奉承君命而布之於民民以從上為治不從上命則亂故從乂也

惟口起羞

惟甲冑起戎甲鎧冑兜鍪也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言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非其才

疏惟口至厥躬●正義曰言王者法天施化其舉止不可不慎惟口出令不善以起羞辱惟甲冑伐非其罪以起戎兵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惟衣裳在篋笥不可加非其人觀其能足稱職然後賜之惟干戈在府庫不可任非其才省其身堪將帥然後授之上二句事相類下二句文不同者衣裳言在篋笥干戈不言所在干戈云省厥躬衣裳不言視其人令其互相足也 傳甲鎧至用兵▲正義曰經傳之文無鎧與兜鍪蓋秦漢已來始有此名傳以今曉古也古之甲冑皆用犀兕未有用鐵者而鍪鎧之字皆從金蓋後世始用鐵耳口之出言爲教令甲冑興師乃用之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易

亦輕也安危在出令令之不善則人違背之是起羞也靜亂在用兵伐之無罪則人叛違之是起戎也 傳言服至其才 ▲正義曰非其人非其才義同而互文也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一命始見命為正吏受職治職事也列國之士一命王之下士亦六命再命受服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王之中士亦再命然則再命已上於受衣服未賜之府存官之甚罰也甲胄干戈俱是軍器上言不可輕用兵此言不可妄委人雖文重而意異也 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言王戒慎此四惟之事信能所政乃無不美 惟治亂在庶官 言所官得人則治失人則亂 官不及私昵惟其能 不加私昵

惟能是官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言非賢不爵疏官不至其賢▲正義曰王制云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鄭云官之使之試守也爵之命之也然則治其事謂之官受其位謂之爵官爵一也所從言之異耳賢謂德行能謂才用治事必用能故官云惟其能受位宜得賢故爵云惟其賢詩序云任賢使能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是賢能爲異耳私昵謂知其不可而用之惡德謂不知其非而任之戒王慮善以動動惟厥時使審求人絕私好也非善非時不可動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雖天子亦必讓以得之疏有其至厥功●正義曰人性尚謙讓而憎自取自有其善則人不以

爲善故實善而喪其善自誇其能則人不以爲能故實能而喪其能由其自取故人不與之有其善即伐善也舜美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是言推而不有故名反歸之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事事非一事

無啓寵納侮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疏無啓寵納侮●正義曰君子位高益恭小人得寵則慢若寵小人則必恃寵慢主無得開小人以寵自納此輕侮也開謂君出恩以寵臣納謂臣入慢以輕主據君而言開納以出入爲文也

無恥過作非恥過誤而文之遂成大非疏恥過至大非●正義曰仲虺之美成湯云改過不吝明小人有過皆惜而不改論語云小人之過也必文恥有過誤而更以言辭文飾之冀人不覺其非彌甚故遂成大非

也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其所居行皆如所言則王之政事醇粹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祭不欲數

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 疏 傳祭不至高宗之祀特豐數近廟故說因以戒之戒之 ▲正義曰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禮記祭義文也此一經皆言祭祀之事禮煩亦謂祭祀之煩故傳揔云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孔以高宗肜日祖己訓諸王祀無豐于昵謂傳說此言爲彼事而發故云高宗之祀特豐數於近廟故說因而戒之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旨美也美其所言皆可服行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洪若不善於所言則我無聞於所行之事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

之惟艱言知之易行之難以勉高宗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王心誠不以行之爲難則信合於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

說命下第十四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學先王之道甘盤殷賢臣有道德者

疏 王曰至甘盤 ●正義曰舊學于甘盤謂爲王子時也君奭篇周公仰陳殷之賢臣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然則甘盤於高宗之時有大功也上篇高宗免喪不言即求傅說似得說時無賢臣矣蓋甘盤於小乙之世以爲大臣小乙將崩受遺輔政高宗之初得有大功及高宗免

遯說非耳盤無所終
禮疑矣盤云顯某

喪甘盤已死故君奭傳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傅說是言傅說之前有甘盤也但下句言既乃遯于荒野是學訖乃遯非即位之初從甘盤學也

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

既學而中廢業遯居田野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

疏 傳既學至民間▲正義曰河是水名水不可居而云入宅于河知在河之洲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初遯田野後入河洲言其徙居無常也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言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於時蓋未爲太子殷道雖質不可既爲太子更得與民雜居

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自河往居亳與今其終故遂無顯明之德

爾惟訓于朕志

言汝當教訓於我使我志通達

若作酒醴爾惟

麴蘖酒醴須麴蘖以成亦言我須汝以成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鹽鹹梅醋羹須鹹醋以和之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交非一之義邁行也言我能行汝教疏傳交非至汝教正義曰爾交脩予令其交更脩治己也故以交爲非一之義言交互教之非一事之義邁行釋詁文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王者求多聞以建事學於古訓乃有所得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說所聞言無是道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學以順志務是敏疾其德之修乃來疏惟學至乃來正義曰人志本欲求善

欲學順人本志學能務是敏疾則其德之修乃自來言務之既疾則德自來歸己也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信懷此學志則道積於其身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斅教也教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終始常念學則其德之修無能自覺

疏惟斅至罔覺●正義曰教人然後知困知困必將自強惟教人乃是學之半言其功半於學也於學之法念終念始常在於學則其德之修漸漸進益無能自覺其進言日有所益不能自知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愆過也視先王成法其長無過其惟學乎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志廣招俊

又使列衆官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起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

疏

傳保衡至之臣▲正義曰保衡阿衡俱伊尹也君奭傳曰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也故以爲官名又云大甲時曰保衡鄭不見古文大甲云不惠于阿衡故此爲解孔所不用計此阿衡保衡非常人之官名蓋當時特以此名號伊尹也作訓爲起言起而助湯也正長釋詁文

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

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則恥之若見撻于市故成其能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伊尹見一夫不得其所則以為己罪佑我烈祖格于皇天言以此道左右成湯功至大天無能及者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汝庶幾明安我事則與伊尹同美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言君須賢治賢須君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能繼汝君於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對荅也荅受美命而稱揚之

高宗肜日第十五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耳不聰之異雊鳴祖己訓諸王賢臣也以訓道諫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所以訓也亡

高宗至之訓○正義曰高宗祭其太祖成湯於肜祭之日有飛雉來升祭之鼎耳而雊鳴○其臣祖己以爲王有失德而致此祥遂以道義訓王勸王改脩德政史敘其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二篇

傳耳不至雊鳴▲正義曰經言肜日有雊雉不知祭何廟鳴何處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以足之禘祫與四時之祭祭之明日皆爲肜祭不知此肜是何祭之肜也洪範五事有貌言視聽思若貌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思不睿各有

妖異興焉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內升鼎耳而鳴孔以雉鳴在鼎耳故以爲耳不聰之異也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聽之不聰時則有介蟲之孽言之不從時則有毛蟲之孽貌之不恭時則有鱗蟲之孽思之不睿時則有倮蟲之孽先儒多以此爲羽蟲之孽非爲耳不聰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鄭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劉鄭雖小異其爲羽蟲之孽則同與孔意異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說文云雊雄雉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雊其頸

傳所以訓也云 ▲正義曰名高宗之訓所以訓高宗也此二篇俱是祖己之言並是訓王之事經云乃訓于王此篇亦是訓也但所訓事異分爲二篇據此爲發言之端故以肜日爲

名下篇揔諫王之事故名之訓終始互相明也肆命徂后孔歷其名於伊訓之下別為之傳此高宗之訓因序為傳不重出名者此以訓王事同因解文便作傳不為例也

高宗肜日

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

疏 傳祭之至曰繹 ○正義曰釋天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孫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肜者相尋不絕之意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是肜者祭之明日又祭也爾雅因繹祭而本之上世故先周後商此以上代先後故與爾雅倒也釋天又云夏曰復胙郭璞云未見所出或無此一句孔傳不言夏曰復胙於義非所須或本無此事也儀禮有司撤上大夫曰儐尸與正祭同日鄭康成注詩鳧鷖云祭天地社稷山川五祀皆有繹祭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於肜日有雉異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

【疏】高宗至厥事 ●正義曰高宗既祭成湯肜祭之日於是有雊鳴之雉在於鼎耳此乃怪異之事賢臣祖己見其事而私自言曰惟先世至道之王遭遇變異則正其事而異自消也既作此言乃進言訓王史錄其事以爲訓王之端也 傳言至至自消 ●正義曰格訓至也至道之王謂用心至極行合於道遭遇變異改修德教正其事而異自消太戊拱木武丁雊雉皆感變而懼殷道復興是異自消之驗也至道之王當無災異而云遭變消災者天或有譴告使之至道未必爲道不至而致此異且此勸戒之辭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經直云祖己曰不知與誰語鄭云謂其黨王肅云言于王下句始言乃訓于王此句未是告王之辭私言告人鄭說是也

乃訓于

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祖己既言遂以道訓諫王言天視下民以義為常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言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非天欲夭民民自不修義以致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非天既孚命正厥德不順德言無義不服罪不改修天已信命正其德謂有永有不永

疏

乃訓至厥德

正義曰祖己既私言其事乃以道訓諫於王曰惟天視此下民常用其義言以義視下觀其為義以否其下年與民有長者有不長者言與為義者長不義者短短命者非是天欲夭民民自不修義使中道絕其性命但人有為行不順德義有過不服聽罪過而不改乃致天罰非天欲夭之也天既信行賞罰之命正其馭

民之德欲使有義者長不義者短王安得不行義爭求長命也　傳言天至絕命　正義曰經惟言有永有不永安知由義者以上句云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天既以義為常知命之長短莫不由義故云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也民有五常之性謂仁義禮智信也此獨以義為言者五常指體則別理亦相通義者宜也得其事宜五常之名皆以適宜為用故稱義可以揔之也　民有貴賤貧富愚智好醜不同多矣獨以夭壽為言者鄭玄云年命者蠢愚之人尤愒焉故引以諫王也愒貪也洪範五福以壽為首六極以短折為先是年壽者最是人之所貪故祖己引此以諫王也　傳不順至不永　正義曰傳亦顧上經故不順德言無義也聽謂聽從故以不聽為不服罪言既為罪過而不肯改修也天已信命正其德言天自信命賞有義罰無義此事必信也天自正其德福善禍

淫其德必不差也謂民有永有不永天隨其善惡而報之勸王改過修德以永永也乃曰其如台祖己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後曰天道其如我所言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胤嗣昵近也歎以感王入其言王者主民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廟欲王因異服罪改修之

疏

嗚呼至于昵 ●正義曰祖己恐其言不入王意又歎而戒之嗚呼王者主民當謹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繼嗣以爲常道者也天以其事爲常王當繼天行之祀禮亦有常無得豐厚於近廟若特豐於近廟是失於常道高宗豐於近廟欲王服罪改修也

傳胤嗣至改修之 ▲正義曰釋詁云胤嗣繼也俱訓爲繼是胤得爲嗣嗣亦繼之義也釋詁云即尼也孫炎曰即猶今也尼者近也郭

璞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是尼為近也尼與昵音義同烝民不能自治立君以主之是王者主民也旣與民為主當敬慎民事民事無大小無非天所嗣常也言天意欲令繼嗣行之所以為常道也祭祀有常謂犧牲粢盛樽彝俎豆之數禮有常法不當特豐於近廟謂犧牲禮物多也祖己知高宗豐於近廟欲王因此雊雉之異服罪改修以從禮耳其異不必由豐近而致之也王肅亦云高宗豐於禰故有雊雉升遠祖成湯廟鼎之異

西伯戡黎第十六

殷始咎周 咎惡 周人乘黎 乘勝也所以見惡 祖伊恐 祖己後賢臣 奔告于受 受紂也音相亂帝乙之子嗣立暴虐無道 作西

伯戡黎 戡亦勝也

疏 殷始至戡黎 ●正義曰文王功業稍高王兆漸著殷之朝廷之臣始畏惡周家所以畏惡之者以周人伐而勝黎邑故也●殷臣祖伊見周克黎國之易恐其終必伐殷奔走告受言殷將滅●史敘其事作西伯戡黎

傳咎惡又云乘勝至見惡 ▲正義曰易繫辭云無咎者善補過也則咎是過之別名以彼過而憎惡之故咎爲惡也以其勝黎所以見惡釋其見惡之由是周人勝黎之後始惡之詩毛傳云乘陵也乘駕是加陵之意故乘爲勝也鄭玄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所言據書傳爲說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耆即黎也乘黎之前始言惡周故鄭以伐邘伐密須伐犬夷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武成篇文王誕膺天命九年乃崩則伐國之年

不得如書傳所説未必見三代皆睹始畏之傳
祖己後賢旨 ▲正義曰此無所出正以同爲祖氏
知是其後明能先覺故知賢目 傳受紂至無道
▲正義曰經云奔告于王王無謚號故序言受以明
之此及泰誓武成皆呼此君爲受自外書傳皆呼
爲紂受即紂也音相亂故字改易耳殷本紀云帝
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鄭玄云紂帝
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
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與孔大同
謚法云殘義損善曰紂殷時未有謚法後人見其
惡爲作惡義耳 傳戡亦勝也 ▲正義 西伯戡黎
曰戡勝釋詁文孫炎曰戡強之勝也

西伯既戡黎 近王圻之諸侯在上黨東北 疏 西伯戡黎●正義曰鄭玄云西伯周
文王也時國於岐封爲雍州伯也國在西故曰西
伯王肅云王者中分天下爲二公總治之謂之二

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爲西伯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非獨率一州之諸侯也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文王也終乃三分有二豈獨一州牧乎且言西伯對東爲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也蓋同王肅之說　傳近王至東北　▲正義曰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王圻千里黎在朝歌之西故爲近王圻之諸侯也鄭云入紂圻內文王猶尚事紂不可伐其圻內所言圻內亦無文也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

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　傳文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將化爲周

疏　王至爲周　▲正義曰襄四年左傳云文王率殷之畔國以事紂是率諸侯共事紂也貌雖事紂內秉王心

布德行威有將王之志而紂不能制日益滋大今復克有黎國迫近王圻似有天助之力故云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殷祚至此而畢將欲化爲周也

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

〔疏〕傳至人至知吉 正義曰格訓爲至至人謂至道之人有所識解者也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有神靈逆知來物故大龜以神靈考之二者皆無知殷有吉者言必凶也祖伊未必問至人以親灼龜但假之以爲言耳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非先祖不助子孫以王淫過戲怠用自絕於先王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以紂自絕於先王故天亦棄之宗廟不有安食於天下而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而

所行不蹈循常法言多罪

傳以紂至多罪〇正義曰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則天與先王俱是人君之本紂既自絕於先王亦自絕於天上經言紂自絕先王此言天棄紂至明紂自絕然後天與先王棄絕之故傳申通其意以紂自絕先王故天亦棄之亦者亦先王言先王與天俱棄之也孝經言天子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然後祭則鬼享之今紂既自絕於先王先王不有安食於天下言紂雖以天子之尊事宗廟宗廟之神不得安食也而王不度知天命所在不知己之性命當盡也而所行不蹈循常法動皆違法言多罪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摯至也民無不欲王之亡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王之凶害其如我所言

傳摯至也至王所

言▲正義曰摯至同音故摯爲至也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恨其久行虐政欲得早殺之也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向望大聖之君欲令早伐紂也王之凶禍其如我之所言以王不信故審告之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害我遂惡之辭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反報紂也言汝罪惡衆多參列於上天天誅罰汝汝能責命于天拒天誅乎

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言殷之就亡指汝功事所致汝不得無死戮於殷國必將滅亡立可待

微子第十七

殷既錯天命錯亂也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告二師而去紂

疏殷既至少師　●正義曰殷紂既暴虐無道錯亂天命其兄微子知紂必亡以作言誥告父師箕子少師比干史叙其事而作此篇也名曰微子而不言作微子者已言微子作誥以可知而省文也　傳錯亂也　▲正義曰交錯是渾亂之義故爲亂也不指言紂惡而言錯亂天命者天生烝民立君以牧之爲君而無君道是錯亂天命爲惡之大故舉此以見惡之極耳

微子微圻內國名子爵爲紂卿士去無道

疏傳微圻至無道　▲正義曰微國在圻內先儒相傳爲然鄭玄以爲微與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也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爲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爲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也啓與其弟仲衍皆是紂之同母庶兄史記稱微

仲衍衍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爲氏故弟亦稱微猶如春秋之世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微微子若非大臣則無假憂紂亦不必須以此知其爲卿士也傳云去無道者以去見其爲卿士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亡順其事而言之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將必亡

我祖底遂陳于上言湯致遂其功陳列於上世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我紂也沈湎酗醟敗亂湯德於後世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草野竊盜又爲姦宄於外內

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

六卿典士相師效爲非法度皆有辜罪無秉常得中者小民方興相爲敵讎卿士既亂而小人各起一方共爲敵讎言不和同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如涉大水無涯際無所依就殷遂喪越至于今言遂喪亡於是至於今到不待久

疏微子至于今　正義曰微子將欲去殷順其去事而言曰父師少師呼二師與之言也今殷國其將不復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其必滅亡也我祖成湯致行其道遂其功業陳列於上世矣今我紂惟用沈湎酗醟於酒用是亂敗其祖之德於下由紂亂敗之故今日殷人無不小大皆好草竊姦宄雖在朝卿士相師師爲非法度之事朝廷之臣皆有辜罪乃無有一人能秉常得中者在外小人方方各起相與共爲敵讎荒亂如

與今殷其沒亡若涉大水其無津濟涯岸殷遂喪亡言不復久也此喪亡於是至方今到必不得便父也 傳父師至而言之 正義曰以畢命之篇王呼畢公爲父師畢公時爲太師也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家語云比干官則少師少師是比干知太師是箕子也諸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周官以少師爲孤此傳言孤卿者孤亦卿也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三孤六卿共爲九卿也比干不言封爵或本無爵或有而不言也家語云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止言親戚不知爲父爲兄也鄭王肅皆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亡心欲去之故順其去事而言亡二師以

告之　傳或有至必云　正義曰或者不定之辭其言或當然則是有此事故以或爲有也鄭玄論語注亦云或之言有也不有言無也天子天下之主所以治正四方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將必亡　傳我紂至後世　正義曰嗜酒亂德是紂之行故知我我紂也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亂酒爲沈也湎然是齊同之意詩云天不湎爾以酒鄭云天不同汝顏色以酒是湎謂酒變面色湎然齊同無復平時之容也說文云酗醟也然則酗醟一物謂飲酒醉而發怒經言亂敗其德必有所爲上言我祖指謂成湯知言敗亂湯德於後世也上謂前世故下爲後世也　傳六卿至中者　正義曰士訓事也故卿士爲六卿典事師師言相師效爲非法度之事也正言卿士以貴者尚爾見賤者皆然故王肅云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之事也鄭云凡猶皆也傳意亦然以凡爲皆言卿

士以下在朝之臣其所舉動皆有辜罪無人能秉常行得中正者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我念殷亡發疾生狂在家耄亂故欲遯出於荒野言愁悶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汝無指意告我殷邦顛隕隮墜如之何其救之

疏曰父師至何其 正義曰微子既言紂亂乃問身之所宜止而復言故別加一曰父師少師更呼而語之也我念殷亡之故其心發疾生狂吾在家心內耄亂欲遯遜出於荒野今汝父師少師無指滅亡之意告我云殷邦其隕墜則當如之何其救之乎恐其留已共救之也 傳我念至愁悶 正義曰狂生於心而出於外故傳以出狂為生狂應璩詩云積念發狂癡此其事也在家思念之深精神益以耄亂鄭玄云耄昏亂也在家不

堪耄亂故欲遯出於荒野言愁悶之至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亦此意也　傳汝無至救之　正義曰無指意告我者謂無指殷士之事告我言殷將隕墜欲留我救之顛謂從上而隕隮謂墜於溝壑皆滅亡之意也昭十三年左傳曰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肅云隮隮溝壑言此隮之義如左傳也

父師若曰王子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天生紂爲亂是天毒下災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言起沈湎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耇老之長致仕之賢不用其教法紂故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

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斂聚怨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懈怠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言殷民上下有罪皆合於一法紂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

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言宗室大臣義不忍去

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

商其沒亡我二人無所為臣僕欲以死諫紂我教王子出合於道

我舊云刻子

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矣

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者今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于先王以不失道**我不顧行遯**言將與紂俱死所執各異皆歸於仁明君子之道出處默語非一途

疏父師至行遯●正義曰父師亦順其事而報微子曰●王子今天酷毒下災生此昏虐之君以荒亂殷之邦國紂既沈湎四方化之皆起而沈湎酗醟於酒不可如何●不人皆日效忿乃無所畏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其耇老之長與舊有爵位致仕之賢人●今殷民乃攘竊祭祀神祇之犧牷牲用以相通容行取食之無災罪之者盜天地大祀之物用而不得罪言政亂甚也我又下視殷民所用為治者民皆讎怨斂聚之道也言重賦傷民民以在上為讎重賦乃是斂讎也既為重賦又急行暴虐此所以益招民怨

是乃自召敵讎不懈怠也上下各有罪合於一紂之身言紂化之使然也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商今其有滅亡之災我起而受其敗商其沒亡喪滅我無所爲人臣僕言不可別事他人必欲諫取死也我教王子出奔於外是道也我久云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不肯我乃病傷子不得立爲王則宜終爲殷後若王子不出則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既勸之出即與之別云各自謀行其志人人各自獻達於先王我不顧念行遯之事明期與紂俱死 傳比干至王子 ▲正義曰語二人而一人荅明心同省文也鄭云少師不荅志在必死然則箕子本意豈必求生乎身若求生何以不去既不顧行遯明期於必死但紂自不殺之耳若比干意異箕子則別有荅安得默而不言孔解心同是也微子帝乙元子微子之命有其文也父師少微子爲王子則父師非王子矣鄭王等以爲紂之

諸父當是實也　傳天生至如何　▲正義曰荒殷
邦者方是紂也而云天天毒降災故言天生紂為亂
本之於天天毒下災也以微子云若之何此答彼
意故言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　傳言起至紂
故　▲正義曰文在方興沈酗之下則此無所畏畏
者謂當時四方之民也民所當畏惟畏天與人耳
故知二畏者上不畏天下不畏賢人違戾者長與
舊有位人即是不畏賢人故不用其教紂無所畏
此民無所畏謂法紂故也　傳自來至政隸　正
義曰攘竊同文則攘是竊類釋詁云攘因也是因
其自來而取之名攘也說文云犧宗廟牲也曲禮
云天子以犧牛天子祭牲必用純色故知色純曰
犧也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之牲牷以牷
為言必是體全具也故體完曰牷經傳多言三牲
知牲是牛羊豕也以犧牷牲三者既為俎實則用
者簠簋之實謂黍稷稻粱故云器實曰用謂粢

盛也禮天曰神地曰祇舉天地則人鬼在其間矣故揔云盜天地宗廟牲用也訓將爲行相容行食之謂所司相通容使盜者得行盜而食之大祭祀之物物物之重者盜而無罪言政亂甚也漢魏以來著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爲特重故也　傳下視至懈怠　正義曰其子身爲三公下觀世俗故云下視殷民所用治者謂卿士已下是治民之官也以紂暴虐務稱上旨皆重賦傷民民既傷矣則以上爲讎泰誓所謂虐我則讎是也重斂民財乃是聚斂怨讎之道旣爲重斂而又亟行暴虐亟急也急行暴虐欲以威民乃是自召敵讎勤行虐政是不懈怠也　傳商其至於道　正義曰有災與淪喪一事而重出文者上言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逆言災雖未至至則已必受禍此言商其淪喪我因爲臣僕豫言敗滅之後言已不事異姓辭有二意故重出其文我無所爲臣

僕言不能與人爲臣僕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
諫告紂怒不甚故得不死耳我教王子出合於道
保全身命終爲殷後使宗廟有主享祀不絶是合
其道也 傳刻病至無主 正義曰刻者傷害之
義故爲病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
啓與仲衍其時猶尚爲妾改而爲妻後生紂紂之
父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
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於時箕子盖謂
立啓而帝乙不聽今追恨其事我久知子賢言於
帝乙欲立子爲太子而帝乙不肯我病子不得立
則宜爲殷後 傳言將王一途 正義曰不肯避
以求生言將與紂俱死也或去或留所執各異皆
歸於仁孔子稱殷有三仁焉是皆歸於仁也易繫
辭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是非一途也
何晏云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
同稱仁者以其俱在憂亂寧民

尚書注疏卷第九